

沒想到海外芭蕾舞團的人事糾紛，竟連續兩次直接影響觀眾的賞舞經驗。

去年（二〇一六年）香港藝術節原先公布請來柏林國家芭蕾舞團公演杜亞陶版本的《睡美人》，後因「柏芭」眾舞蹈員跟管理層為待遇問題爭拗不休，持續罷工，除多場當地演出被迫取消外，更導致未能如期履行到港表演的行程。最終，藝術節改由聖彼得堡請來米克洛夫斯基芭蕾舞團上演《睡美人》。



▲巴伐利亞國家芭蕾舞團演出場刊封面

巴特版《舞姬》 感染力薄弱

評巴伐利亞國家芭蕾舞團訪港演出

劉玉華



▲「幽靈王國」群舞場面



Charles Tandy攝 ▲甘扎蒂公主獨舞變奏

Wilfried Hösel攝

今屆香港藝術節邀請了巴伐利亞國家芭蕾舞團（Bayerisches Staatsballett，簡稱「巴團」），推出久未在本港舞台上搬演的《舞姬》（La Bayadère）全劇。乍聞（二〇一六年三月）節目安排，滿以為能有機會一睹享譽國際的「巴團」台柱舞星Lucia Lacarra和Marlon Dino的風采。

豈料，再次事與願違。自二〇一六年八月份開始，曾掌管「巴團」十八載的伊凡·李斯卡（Ivan Liska）離任，改由前馬林斯基芭蕾舞團著名舞蹈員伊戈·澤林斯基（Igor Zelensky）擔任藝術總監。

去年舞團人事大變動

本來舞團轉換領導屬常見事件，但據外國舞蹈雜誌《POINTE》報道，澤林斯基接任「巴團」，整個團隊即出現重大的變化。包括Lucia Lacarra及Marlon Dino等首席舞蹈員，共廿九位舞者或因私人理由離團，或遭解僱……等各種原因，不再效力「巴團」。

新加盟的多名首席舞蹈員中，較具知名度的計有夫妻檔Vladimir Shklyarov與Marina Shrinkina（兩人原為馬林斯基芭蕾舞團舞者）、古巴裔的Osiel Gouneo（原挪威國家芭蕾舞團舞蹈員）。還有多名蜚聲國際當時得令的舞者成為客席首席舞蹈員：沙哈諾娃（Svetlana Zakharova）、奧斯普娃（Natalia Osipova）及普魯年（Sergei Polunin）。普魯年更是常任客席首席舞蹈員呢！

決定入場看《舞姬》前，曾多次瀏覽「巴團」的官方網站有關是次巴特版本（Patrice Bart）的製作特點、各首席舞蹈員的履歷介紹。心想，多位俄羅斯傑出舞星助陣的「巴團」訪港，估計該有一兩名隨團亮相文化中心舞台罷，總算可補償與Lucia Lacarra及Marlon Dino緣慳一面的遺憾！

《POINTE》雜誌的專文又指出，新舞季的「巴團」因舞蹈員「大逃亡」，面貌大改，孰福孰禍，仍有待塵埃落定後，方能定斷。

然而，連續在文化中心大劇院觀看了「巴團」二月十七及十八夜場，十九日日場共三場演出後，總體的印象是——舞蹈員陣容水平參差，巴特版本的《舞姬》感染力薄弱。

因臨場調動，場刊內雖然印上Maria Shrinkina的名字，她卻沒有隨團抵港，改由Ivy Amista上場，扮演舞姬尼姬雅。於是，原本十七日晚安排Maria Shrinkina跟夫婿Vladimir Shklyarov同場演出男女主角的期望落空。真箇是「雙失」——先失Lucia Lacarra，再失Maria Shrinkina！唉！

主角情緒互動表面化

十七日晚Vladimir Shklyarov飾演武士索羅表現稱職，他的扮相討好，舞技全面扎實，舞姿流暢兼具爆發力，發放個人台風魅力。可惜，他與兩位女主角起舞時，無論是和舞姬海誓山盟，或是跟公主訂婚的雙人舞，彼此之間的情緒互動，略嫌表面化，形式化，缺乏促使觀眾產生共鳴的力量。

另一位飾演索羅的是哈薩克斯坦裔的



▲Osiel Gouneo（右）與公主演出雙人舞

Wilfried Hösel攝

Erik Murzagaliyev（十八日晚），可幸其扮相外形切合角色要求，舞技不過不失，卻沒有予人深刻難忘的印象。

飾演尼姬雅的Ivy Amista，十七日晚的表演顯得很緊張，尤其是第一幕第三場「王宮花園」訂婚大典上在索羅及公主面前的大段獨舞；前半部分慢板舞段多次腳尖單足立，另一腿往身後伸延的動作有點搖晃。當她跪在地上重複地做往後大彎腰，以抒述內心悲痛傷感的舞姿時則過於急促，未有讓動作貫滿配樂音韻，凸顯人物當下的委屈和心碎情懷。

十八日晚Ivy Amista改善了上述的不足。但第二幕「幽靈王國」的經典獨舞變奏、紗巾雙人舞……，她的表演則平淡欠魅力。

同樣因臨場調動，連續三場看到了Prisca Zeisel扮演甘扎蒂公主。若論造型扮相，Zeisel雖具一定的說服力，也顯現出一點點台風；但是受限於編舞家塑造這個角色時，未有特別為她設計恰當的舞步段落，讓她呈現公主的性格特徵及其對索羅的情意，故

未能讓她充分展示掌握角色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她的高難度技巧動作功力明顯有待進一步提升；訂婚大典上的「華麗雙人舞——尾聲段」（Coda），她需要連續做足尖單腿鞭轉（Fouettés），大部分時間，Zeisel只是按章似地轉圈兒，而且未能做到邊轉圈兒邊把全場的焦點集中在自己身上，推動現場氣氛達至高潮的效果。作為長篇古典舞劇的女主角，她的舞技造詣實屬一般。十八日晚，她做鞭轉時，竟一度中途停頓了一刻，待蓄勢再發力，方繼續完成餘下的圈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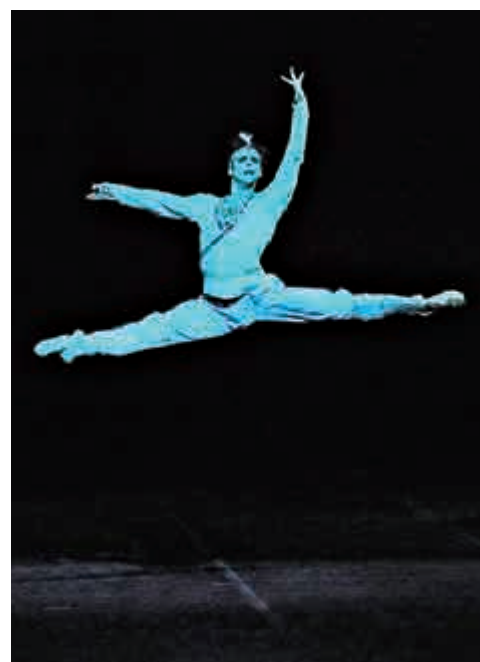
來自莫斯科的Ksenia Ryzhkova雖曾在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學院接受訓練，但十九日日場，她飾尼姬雅的表演未見突出。她的肢體線條並未如慣見的俄裔女舞者那般格外修長延展，沒具備壓台的風采，音樂感亦不顯得特別敏銳。同樣，她夥拍古巴裔的Osiel Gouneo共舞，兩人欠缺情緒上持續的交流。

萬萬想不到在劇照中騰空飛躍的Osiel Gouneo（十九日日場）現身台上卻是那麼



▲Maria Shrinkina（前）因抱恙，未能隨團臨港演出，改由其他舞蹈員替代

Charles Tandy攝



▲Vladimir Shklyarov飾索羅

Charles Tandy攝

蹈員步履一致的操練式姿態達標，不是評價這個傳誦後世古典芭蕾舞場的唯一標準！

慶幸自己前幾年分別欣賞過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（雷里耶夫版本）及英國皇家芭蕾舞團（瑪卡洛娃版本）《舞姬》全劇的現場演出，這兩個世界級舞團展現的「幽靈王國」場景，儼如引領觀眾進入了魔幻的夢境，大家的情緒緊隨着索羅在暗影國度裏（The Kingdom of the Shades）疑幻似真地再與尼姬雅相會。那種虛幻縹緲的凄美情境，迄今仍難以忘懷。

今回看罷「巴團」的三場表演，均尋不着群舞舞隊匯聚的那股直逼人來的集體藝術魅力。

柏翠斯·巴特（Patrice Bart）版本的《舞姬》共分兩幕六場，整體結構基本上以壓縮的手法開展佩蒂巴原版本的主要情節。他刪除枝節段落和閒雜人物的組舞舞段，如在其他版本中出現的一群圍坐聖火爐旁的Fakirs。由是，連最具標誌性的道具——聖火也被移除。索羅只是先躬身向前，兩手往身旁伸張，再順勢向上攤開手掌，接着站直身子，一手按着胸口，另一手朝前頭頂作發誓狀。原本以聖火為盟，見證他跟尼姬雅私訂終生，變成了對空指天承諾。信誓旦旦的神聖意義蕩然無存，影響下半場天神震怒，神廟崩塌，皆因索羅背棄曾在聖火前許下的諾言，劇情說服力大打折扣。

巴特保留了大部分佩蒂巴《舞姬》原版本中經典場景的舞蹈編排，譬如說第一幕的索羅與尼姬雅會面互訴衷情的雙人舞、尼姬雅在訂婚大典上獻舞的獨舞舞段、第二幕「幽靈王國」的群舞、領舞變奏、紗巾雙人舞、男女主角的獨舞變奏……等。他在第一幕第二場「國王宮中」為甘扎蒂安排了一段獨舞，讓公主因父皇將她許配索羅，起舞抒述欣喜的心情。此外，第五場尼姬雅的鬼魂現身索羅和公主的婚禮，巴特又安排了一段三人舞。這兩段舞的動作編排只做到概略地表述劇情，沒能藉肢體動律形象地呈現各個人物的內心情思；尤其是跳三人舞時，索羅那種懊悔為難的複雜情緒，缺乏深化的渲染效果。

散場離開劇院，碰見幾位友人，他們就尾聲「升仙化神」場景表達感受：「公主明明是壞人，毒害舞姬，搶走索羅，為啥仍可升仙？」「三個主角披上覆蓋全身的寬袍，各自橫張開雙手，背向觀眾，一字排開在滿台煙霧中朝天幕緩步前行，驟眼看以為是演「梁祝化蝶」！」「這齣舞劇的服裝和頭飾自始至終用上大量閃石亮片縫綴配襯，十分耀眼；最後在仙界漫步的披掛則用上類似和服剪裁，極富東洋風格。這跟日籍設計師很有關係罷！」

觀眾的聯想某程度上反映了編舞家對此劇糾纏不清的三角關係，採取曖昧的處理手法。究竟索羅對尼姬雅是始終情深一片，只因畏懼皇權被迫迎娶公主，抑或是眼見公主美艷，移情別戀？巴特版本的《舞姬》只嘗試在場刊的故事大綱簡略描述因由。單看這個製作在舞台上的演繹，難以明確地讓觀眾全然體會他們在跨越生死情愛的感人力量。

「幽靈王國」未夠浪漫神秘

「幽靈王國」的群舞場面，「巴團」廿四位舞者的列隊隊形確實做到了整齊一致的要求，她們變陣排列，轉換姿態時也相當流暢；只在舞罷擺出抬起後腿的舞姿造型時，偶有個別舞蹈員站着的腿在顫抖。最遺憾的是，整個場景並沒有成功地營造出陰間國度浪漫神秘的氣氛，凝聚如夢似幻的感覺。舞